

# 娟子姑娘



施耐庵著



娟 子 姑 娘

施 蠶 存 著

# 娟子姑娘

施鰲存著

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送載

上海五馬路

亞細亞書局發行

經售處各省大書局

## 序

作小說，在我並不是常事。朋友辦雜誌，要文字，就寫一篇；一時高興，就寫一篇。一篇之成，亦殊不易。要自起至終，趣味不淡，手不懶，在燈下，在日落之前的昏黃時分，積日積時而成之。所以弊病因之亦有，便是不純粹。我曾說，如我將來要編小說集，則集外作亦是很多的。

此集短篇三種，是依作成年代而編的。兩篇是去年的；一篇是新作。這三篇，當然仍然代表不來

我底自己的格式，但是從這三篇中却可以見到如我這樣的少於創作的人底筆致底改變之軌迹。所以把以牠們集合在一起成爲我底創作底試驗成績中之一組。

十八年四月作

# 幻 月

## 目 次

|           |    |
|-----------|----|
| 自序 .....  | 1  |
| 幻月 .....  | 1  |
| 娟子姑娘..... | 45 |
| 花夢.....   | 89 |

## 幻 月

初春時一個清朗而溫和的日子，天才破曉，曼仁從一處歡樂的夢境中醒來。當他底靈魂悠然回到世界上而感受到那個歡夢的夢境的反映——冰冷的衾枕，朦朧的室內光線，叫囂的市聲，——的時候，立刻他底思想轉入於愉快的迴境中去了。

現在是又飄萍飛絮似地浮浪到上海來了，一月之前在家鄉S城的車站上他底薇送行的情景，又如銀幕影劇似的湧現在他目前：



他左手攜了一隻行篋預備走上月台去的時候，忽然薇曳着他底衣袖說：“慢些走，還有話要說呀。”

“什麼話？”

薇兩眼盈盈地望着他，似乎有話而又不敢說，這實是使他十分驚怪着的。他緊緊地握着她底手：“什麼話呀，說罷，薇？”

“最好請你到上海之後不要寫信來罷……”她躊躇了半晌才這樣地說出來了。但立刻又似乎在懊喪着不該這樣說似的。

他遲疑了一會兒：“這是爲了什麼呀？”

“因爲……嗎？因爲恐怕家裏有人要拆信看，所以索性請你不必寄信來。”

“誰敢拆你底信呢？”

“誰個不敢拆呢，父親，母親，哥哥……”

“那麼我難道不可以寄到你學堂裏嗎？”

“不啊！今年我恐怕不再讀書了；這是要你原

諒的，因為去年冬天那一次大病，使母親不願意我再進學校去讀書了。

“或者我將信寄給我底妹妹，由她轉交給你也好。”我想了一會兒說。

她突然驚駭着道：“呀！你已給瑞姊姊曉得了我們底事嗎？”

“沒有呀，她現在還不曉得。但如果要她轉交我底信，那是她一定會曉得的。

“那麼千萬請你不要讓一個人知道，你也不必通信；總之在這樣的時機未熟以前，請你忍耐着些，不要讓一個人知道我們底關係。啊，曼仁，在S城中只要有一個人知道了，便立刻會使我受到危險的，你想想看，我底環境是怎樣的，你答應我不必通信嗎？”她稍微喘急着說，同時兩眼凝視着他，好像在等他底答允。

“好，我就暫時不寫信給你罷。”他說。

“謝謝你！”她做着情麗的微笑，“現在站裏人

漸漸地多了，恐怕不方便，我要走了……”

她眼中濕潤着，旋轉身子預備走了，其實這時她一手還被曼仁緊緊地握住着。她走，曼仁也隨着她走。在車站外，一片流動着清徹的微波的不潮之畔，除了他們倆依偎着癡癡地立着之外，靜悄悄得更沒一個人。曼仁看着他身邊的戀人，深黑色而細如春絲，光如髹漆的一頭美髮，被微風吹亂了蓬鬆着成特殊的姿態；兩眼凝視着盪漾成圈的湖水，珊瑚的脣嚙翕張着，由此使曼仁感覺到她此時心房中的猛烈的震顫。

更有勁些，更清冷些的一陣春曉的風，從隔湖的衰敗了的蘆葦叢中吹來，驚醒了他們呆呆地各自懷念着的思緒。她徐徐地旋轉頭來，剛與他正在注視着她的眼光接觸，不知不覺的從耳根到面底全部各自沖起了一陣熱氣，而使他們倆底神經都起、一、樣的感覺。由於這樣的感覺之下，誰不能意料到呢，在如此好的晨曦之下，他們緊緊地做了一

次熱情的慰貼。

## 二

已經是去年的事情了。

一個很不容易使人家忘記了的清<sup>靜</sup>秀的秋天，曼仁從 W 城浪游歸來，這日也正是他底一部處女作小說出版的日子，所以這一日對於他是尤其不容易忘記了。他坐在茶桌邊，把書局裏送來的幾本他底著作摩挲着，對於自己底作品，漸漸地有些煩亂起來：

“這是可斷言的，這一些文字是決不會受人家的重視的，這不過是一個感傷的少年人寫下來的一些孤寂的生活記錄，既不是描寫一個炭礦夫，又不是形容一個機車手，在這個時代，不寫明革命字樣的東西是不被認為有文學意味的……或許牠要被人家拋棄……”

“但無論怎樣不受人歡迎，在我這一方面，出版是既已出版了，讓書買們在報紙上海闊天空地誇張幾句，於是讓那些只看着報而不能買書的可憐的人，心裏常記得着某人是大文學家！”

“嚇！祇要出版了，不必內容真的好，這真是現代文學家享盛名的唯一妙法啊！最好請幾位朋友做幾篇批評文在報紙上發表一下，說我這冊作品有怎樣的好，怎樣的精彩，怎樣的足夠在文壇上佔一位置……唉！”

“但萬一有一位公正的批評來給予一個嚴正的批評呢，他說我底作品不好，如何呢？……”

“啊！雖然這樣說，我終不敢相信我底作品是極低劣的，我更不相信我將連一個人底歡迎與讚賞都得不到。我並不希望偉大的成功，我並不想真闖入那一羣有名的文學家底集團，我只想在此冊出版之後，能得到一個人底精道也就滿足了。啊！當我將這部稿付印的時候，讚笑我的朋友啊，

你們那麼蠢而含有很鮮明的功利主義的譏諷難道真的將實現了嗎？”

曼仁這樣的胡思亂想，只在院子裏打圈子，也不再想起走進屋子裏去翻弄他底新書了。

他底妹妹從室中出來，突然看見曼仁的神情，不覺笑將起來，“曼哥，你怎樣了？可是出版了一本書，樂意得癡了嗎？”

曼仁被她打斷思想，微笑着道：“那裏能樂意呢。”

她很不明白似她：“難道不快活嗎？難道出了一本書倒反而生氣嗎？……那又何必出版呢。”

她又恣意地說了一陣，曼仁也不去理會，獨自挾了癡冊他底新著，很興奮地出門去。

“不知道近來看不看文學書；倘使他聽我說有新著出版，他底態度將如何呢？他可歡迎我學下產生出來的文字？他願意看嗎？但無論他是怎樣，我

總得送他一本。”當他拉着他底朋友R君的門鈴的片刻間，他獨自尋思着。

“啊，曼仁嗎？好久不來了呀！”R君從一隻籐椅上跳了起來。

“你也好久不到我家了。”

“是呀，怕有四五個星期了呢。”

R君一面笑着說，請曼仁在另一隻籐椅上坐下了。一面便迴身整理他桌上亂攤着的報紙和巨大的簿籍。

“你爲什麼不來呀？”他問

“我昨天才回來。”

“回來？你出門過了嗎？”

“是啊，我曾在蘇州逗遛一個星期。近來你事情忙嗎？”

“我嗎？我是一直不曾忙過的。”

“迴兩天有新書看嗎？”

R君這時桌上的報紙簿籍尚未整理清楚，他

聽得曼仁問他有沒有新書看，似乎忽然想到了一件事，立即捨棄了報紙，從抽屜中取出幾本薄薄的書來，一手遞給了曼仁：

“這幾本書你看過沒有？這是我最近買到的，也是最近出版的，內容非常之好，倘你要看，等我看完了借給你……”

曼仁將那本書接在手中，封面上印着的女子底頭上有着書名：“銀星浪漫史”。曼仁還了 R 君道：“我還沒有看過。”

這時曼仁已忍不住了，便開口道：“你知道今天我底書已出版了嗎？”

“哦，你底著作嗎？你也有著作出版了嗎？” R 君問。

“是呀，一種不十分好的小說集。這就是……”說着他從安置在茶几上的牠，帶來的紙包中取出了一冊他底書。

R 君將那冊書隨便地翻了一會：“你也居然從



事著作了嗎？這是很可賀的。這冊大約是送給我的了，待我有閒時拜讀罷。……”說了，隨手將牠拋進別的書堆裏去了。

“我底書，不幸的再會啊，你何時再從這堆書裏跳出來呢！”曼仁想着，但沒有話說，告辭了出來。

他不自然地沿街走，兩手插入衣袋，口中微微地嘯出一些不能以言語表明的懊喪。他信步走去，不知不覺間已到了K君底家裏。

“藝術者的感情畢竟比平常人強烈些。啊，R君啊，你底感情都被運籌握算，操奇計勝的心境剝削盡了。”當K君丟棄了他底正在作畫的彩筆而從屋子裏跑出來歡迎他的時候，他對於剛才的R君不禁有這樣的反感。

“哦！曼仁，好久不來了。”

“是呀，我們好久不見了，這會是在蘇州玩了好幾天，所以沒有來拜訪你。”